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

夷類

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度也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流放罪人之地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也。如此。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爲內治之具。又有以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祭

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

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定之限
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
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
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又考賈公彥謂蕃在
義以其最在外爲藩籬故以藩爲稱後世通謂
夷狄爲藩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
劉淵劉聰太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
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

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
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
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
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甚
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
專邊圉哉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爲姻婭相
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爲夷矣一旦無
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
患必須以漸而爲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
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聽其職也不使

之機其類也。不使也。靡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虞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漸消而歸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

自昔有一種不開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也件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真韃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之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五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胡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
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彘
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而黃池之會書
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
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
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
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
侵暴得乎

於越入吳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王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周公兼

并之也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至泉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亦多矣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前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志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後者之爲乎

李賢自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懸鎮
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

臣按漢自宣帝時徙羗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
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
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
不爲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疆獷歷古爲患魏初人
寡西非諸部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
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成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

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母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琨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未有虎狼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
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興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
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反。東
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
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
拜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琄等上
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
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爲

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

唐太宗時。突厥旣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爲其節度。此夏州都督寶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爲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

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

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向道者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卽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竝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

米北常伍加多勅兵部生撥於總南衛所衛不
過二百所不過三寸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頻聚
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
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
孫萬之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爲邊害
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
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
京師不令歸國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往因入侍並被
與遇官裁秩步費門服改種編詔集楚夏幾圖史成

敗熱山川險易國家鮮有寇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何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國謂穹廬賢於城郭。虜編美於章綬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遇劫邊人縉絲趨葉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夫寶六載。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次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執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士

戎之二君

之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

也示

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

幾

危也。頓也。敗也。

乎。吾聞夫犬戎樹惇。

言其立性淳樸。

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

純專固終身不移。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

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

臣按光武一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

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張樂身諸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
者安。貧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
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
諱言賓待之禮。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

謂蕃國之使

掌傳王之言

而開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
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
宋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

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不乖親而不疏也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卽周之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黠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有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受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卽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卽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卽今鴻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卽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譯覆其人數謂之邊譯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宜昔童

賁初使遼也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啓其輕蔑之心

臣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大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况人面獸心之虜哉

按漢武帝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爲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度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爲外夷朝貢而不爲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今定爲之制隨其地遠近直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帝至則聞歲聽一入貢餘令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計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
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
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
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舡之費不在焉除官
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
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
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
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謹
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東平

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權塲。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綏和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上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

皇皇不安也

戎車

兵既備也

四牡騤騤

貌強

載是常服

戎事之常服

獫狁

孔

也

熾

盛也

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

度也

整居焦

地名

侵鎬

地名及

方

朔方

至于涇陽

言其深

織

同文

鳥章

鳥隼之章

白旆旒央

央

鮮明貌

元戎

戎車

十乘以先啓

開行也

道也

啓行

猶言發程

臣

按辭直而氣壯

而又選諸隊伍之中

簡其鋒

銳之士

使之開先啓行

其旗旒鮮明

兵甲犀利

無一事之不盡善

此所以爲王者之師

其五章曰戎車旣安如軒

車之覆而前也

如軒

車之却而後也

四牡

八篇類集

卷之三

表類

七

既估

莊使

既估且開薄伐獵狁至于太原

北名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

苦于彼

新田

二歲日

于此苗

畝方叔治

臨

止其車三千

師

泉也

于行之試

建

方叔率

總率

止乘其四騏四騏

翼

順序

路車

戎

有翼

赤

簞第

以竹

魚服鉤膺

馬衣

有翼

順有鉤而在膺

韋

韋

也

也

荆太邦

爲

方叔元

也

其卒章曰

勅而無

爾蠻

荆州

荆太邦

爲

方叔元

也

也

大

老克壯其猷

也

方叔率止

執

訊獲隳戎車

也

也

也

嘒嘒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
秦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
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中國
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
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

陳也

其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

幸也

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

即位北伐獫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牽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名虎焉名公既自疾

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王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臣踰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也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羗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趙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懷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傷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塞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斤

堪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特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罕

口堅反

開音

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佗負三

斗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

計

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卽據前險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零首

爲鮮佗種劫散臣恐策欲捐罕開昧之過先行先

零之誅。以震動之。宥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拜許延壽爲驩胥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嘉用其策。以書敕讓元國曰。今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裂。瘡寒。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开。將軍其引兵竝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罕开。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南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畔故與罕干解仇結約。帝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殆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乃其時也。

宣帝詔武賢與克國合擊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雉兵璽書。其子曰便客諫之。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未用吾言。羗虜得主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具平
相語

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羗獨
是憂邪。吾固以戒守之。遂上屯田奏。明主班師罷兵。
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
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
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計也。

趙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
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其後
每有四夷大議。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戎有米而
和之也非
穀實此

三下第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也居狄人逐水貴貨易也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也其野稽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動甲兵不頓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

與義同

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
關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論以禮節舅頓在固
爲子婿久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
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望蔽樸愚未嘗
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
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與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願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臣妾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罅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久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

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室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貢。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遁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譏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收益驕加侮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漢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上
策材力之臣馳射在牀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
黃武顧則爲唐於論將帥喟然嘆息應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然
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
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
與之厚利以浸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
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
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一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以異於貞土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
獲帶難甘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

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遠。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剗剗百姓。以奉冠簪。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

不窺呀已過乎。夫規事建說。不圖萬世之利。而輸機
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
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
矣。然卒無益也。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
後效果何如也。

魏母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
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
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

教養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胡寅曰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効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爲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卽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相

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
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
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爲
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卽明言告諭之，歸
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
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
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
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也。
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
公義何？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爲權度。

修攘制御之策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孝文時匈奴侵繫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罰之間得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處扶伏稱臣然尚屬縻之計不顧制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圉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
七州各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及酋
長奏請以回紇以甫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
罕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
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
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
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
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
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

吐蕃之止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
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
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
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宜多失
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陸贄說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
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
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
救焚冀無沾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蓋真有

見也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
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
討伐之謀其一謂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璽書俾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其四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

其二曰再議屯兵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

邊大臣卽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

臣按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卽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
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
因而試之用爲選試中卽於本色糧賞外加以

廩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卡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

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真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

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

其五日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

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則是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成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爲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已之受虜騎直犯

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

百萬人家亦嘗爲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加
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
萬一有敵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
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皆好皆不如意必以符
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
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皆好得如其意非獨
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幹離不至京城西北屯
平駝岡天駟監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

禁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盡驅趕趨其所禁
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
必積芻豆以爲飼餵之具金人犯京姦人導
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
以爲久駐之計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巳之變
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
莫不悔惜然事已卽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
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中所儲積
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卽其地築爲一城

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
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
員於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
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
也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

周王命南仲將往城于方朔

出車彭彭旂

交龍為旂

旆央央

鮮明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

赫

威名光顯

南仲獵狁于襄

勝之除也言

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

趙盾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龙城郢沱伊戍曰古者天

子守沱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卑守在四竟

境同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其野三

務

春夏秋三時之務

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邊境壘壁

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

節伍相

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惰

強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

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戍告之

以此。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竝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置障。各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土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又豈

但秦也秦之興也雖若此然亦皆築焉
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
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
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雜糞之虜不得以爲吾
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閻之失慮蒙
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關山斯假中築亭障
以逐戎狄結屈止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山
不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

關焉自關北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句謂之高
關城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關焉今之
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
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
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
出也按史高關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
兩峰俱峻若城關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
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
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蘿鴈門是也前代關

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未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摩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擁居庸關。北指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指其吭。然特居庸而謂之指背。出紫荆而謂之指吭。蓋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

必經。死生之繫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而睡。

呂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萬石布渠荅漢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潘外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官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騎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韓侯魏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

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子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卽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

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屯以備上郡。葢古人守邊。旣於要害之地。建城寨。築亭障。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旣自禦之。又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爲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寨。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輕戰。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生處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內而又亦各有

爲其家。一卒下。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
捐軀其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
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精旣不通教。又非素甚者。
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
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所以
解體也。臣請遇有邊警。宐如漢文遣將屯軍。故
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爲聲援。虜知
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
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蘆胸。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戍。之後城卽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郡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設塞徵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賊害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

時世世不絕。今罷乘塞。

乘登之而守也

則生慢易分爭之漸。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

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

候望急何。與夫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

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

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

謂出上樹木枯僵墮落

豁谷水門稍。

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

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

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

可卒復。

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句。奴傳所謂建塞微起亭障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錯傳所謂蘭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

類則恐失之太多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
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
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
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
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
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千阿利蒸
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

勃勃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
曰夏命其臣叱千阿利發鎮北夷夏十萬人於
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爲統萬命其
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都城開建東邑背
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在漢
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
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
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郭
五代李仁福募起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
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遠不樂

內附亡命，黠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宮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卽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七。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
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縣秦河外之州
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
稻麥卽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卽今寧夏也河西
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意者皆在
今河套中邪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沙
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
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路契丹而河西盡屬拓
拔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今元以夷亂夏無有
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過於西
北邊城，立爲藩庥，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
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
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
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
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

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事。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卽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爲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扞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

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
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
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
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
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將至
於漢人之勞費。蓋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
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
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爲之屯營。
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令朝
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識

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爲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於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壩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

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逝。不齎資糧。而飲食
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闕。互相
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
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秋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憊。艾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
兼。不過用十萬人。六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
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
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
歲常遊邏。永得不置。五也。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間。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設險焉。臣聞雲代二藩。設墩臺以守者也。有大

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牆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間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卧以相連綴。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

年爲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舡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唐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爲長塹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始朔方軍興突厥以河爲境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

西擊突驪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
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
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

臣按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退焉。夫

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脇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萬。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

今順天

薊

今薊州

瀛

今河間地

莫

今任丘

涿

今涿州

州

檀

今雲南

順

今順義縣

新

今保定

鄉

今隆慶縣

儒

今永清縣

武

在今西

虎

州

西

虎

州

雲

今秋應州

寰

今馬朔州

蔚

今蔚州

十六州與契

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屬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

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

營

今昌黎等縣地

平

今永平

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

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

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

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

略中國所謂山後卽雲應諸州而盧龍卽幽州軍

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寇兵而藉盜糧自此中國胥爲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
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

太宗又於此建都。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
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
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
間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
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
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
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

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
以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軍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請下大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
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
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
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臣有一見，請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
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三四十里。置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
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元良啓入貢之道。一
以衛京都城。卽以護陵寢。俟吾力有餘。而其機
可乘。乃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
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旣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
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

本區可謂得致矣之宜矣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繫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鄜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計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拒援無勢貴舉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元冬言國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而邊固但。古兵。每。處。添。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
之。效。且。無。節。制。不。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
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
如。驕。取。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修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
長。出。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
四。簡。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
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亦。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
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衆。爲。一。而。來。是。吾。兵。雖。
多。分。之。而。寡。數。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

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龍屬。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人之力。而制勝。

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乞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文校